



弹弓小子

□黎强

小时候，沿江津老县城河坝街、嘉惠门、竹器社到通泰门，长长一条老街上半大不小的崽儿们，兴起弹弓热，射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随处可见的麻雀。

小小一把弹弓，简陋点的就用粗铁丝制作，配上一根橡筋带，算是有了加入弹弓阵营的硬件。做得精致的，则用小号钢筋，在虎头钳上夹紧，再慢慢抛光打磨；用满尺的、宽条的橡皮筋，还要在放子弹的地方套一块小胶皮，防止打滑。这样一把霸气十足的弹弓，很受小崽儿们追捧，自然就成了弹弓圈老大，一呼百应。

我属那种没能力制作好弹弓，天天混迹于弹弓圈的三流弹弓手，一把用柑子树树权制作的弹弓，被发小们笑话为“歪家伙”，经常招致白眼。可我又有天生的射击精准度，渐渐地便地位上升，在圈内也有了话语权。就连腰别亮锃锃的弹弓老大，也对我客气有加。

那时候的河滩、房顶、树枝、电线和坝子麻雀真多，叽叽喳喳飞来飞去，这就为崽儿们提供了打鸟的先天条件。每到星期天的午后，大伙就会邀约一起，从小西门一路打到二道溪沟，在纸巾厂、造船厂、弹棉社一带的树林、草丛、荆棘和垃圾堆里打麻雀。

父母当然坚决不准我玩弹弓，一怕影响学习，二怕误伤他人。父亲还指着我家阁楼上的燕子窝说：“如果你把燕妈妈打了，那些燕宝宝谁来喂食？不就全饿死了吗？”不过，爱吹牛的街坊伙伴二娃老来约我去河边南瓜地打麻雀，说：“如果你赢了，我家里的小人书让你随便看。”听说有小人书看，我顿时来劲儿了。

我们来到河滩，二娃撒了些米粒、玉米粒当诱饵。我们匍匐在远处石子凼里，二娃的钢筋弹弓和我的木制弹弓，早已子弹上膛。麻雀飞来，二娃一弹，我一弹，谁也不让谁，把贪吃的麻雀打得魂飞魄散。最终，我打下三只，二娃却只收获一只。赢了二娃，我得意地说：“晚上我要来你家看小人书哟。”二娃快快地“嗯”了一声，算是成交。

此时，头顶的电线上飞来几只燕子，欢欢喜喜地叫个不停。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早把父亲不准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得意洋洋地对二娃炫耀起来：“看到，电线上的那只大燕，跑不脱。”说时迟那时快，我举起弹弓，“嗖”的一声，电线上的大燕应声掉落。二娃腿快，跑去捡起燕子，冲我直乐：“好准哟，一枪搞定。嘿，这燕子嘴上还有一个小红点，好看得很喽！”

燕子？嘴上小红点？我忽然想起我家的那只大燕子，立马疯一样转身往家跑。“噔噔噔”上了小阁楼，架上木梯，凑近燕窝一看，窝里空空如也。原来，我打下的“小红点”，正是我家燕窝的那只母燕，它正带着雏燕初飞，却不知死在了我的弹弓下。

晚上，我怯生生走到父亲跟前，说：“我不想玩弹弓了。”抿着小酒的父亲以为我明白了玩物丧志的道理，连连夸奖：“对的，对的，玩弹弓不好，影响学习。”其实，父亲不知道，我隐瞒了无意间打下“小红点”的事情。

从那天起，我这个喜欢玩弹弓的小屁孩，彻底放下了弹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走，看渝超

□李秀玲

国庆长假后，一个朋友在群里邀请小伙伴们去看10月18日的渝超球赛，我这个资深女球迷，立马就报了名。

比赛那天，一直在飘雨，时密时疏。我颇有经验地穿着一次性雨衣走在通往球场的路上，脑子里不断闪出的是当年在大田湾体育场看甲A联赛的情景。那时，重庆还没有自己的球队，全城的球迷都在为四川全兴队呐喊助威，赢了球，狂呼庆祝；输了球，垂头丧气。

进入球场，离开球还有1个半小时，球迷已经到了不少。今天的比赛是两江临空队对阵南岸万和药房队。我内心十分纠结：家住南岸，坐在两江的看台上。我是该为两江队助阵，还是该为南岸队加油打call呢？

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现场气氛越来越活跃。解说员浑厚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出来，全是为两江队鼓劲打气的连珠妙语。

简单的开幕式后，比赛正式开始。双方开始了激情与速度的拼抢，攻防转换让人目不暇接。抢球、分球、盘球、传球；进攻回防、穿插补位，一点都不逊色于世界杯或者欧洲杯。而现场的气氛更让人热血沸腾，真球迷的分析与叹息，假球迷的攒劲与呼喊，每个声音都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那颗“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心，又注入了青春的能量，“怦怦怦”地跳动，比平时快了好几倍。

每当两江队进攻的时候，周围的球迷鼓足了劲。我一言不发，表情凝重，在心里为南岸队捏一把冷汗。当南岸队的后卫或门将成功解围后，我这才放下心来。南岸队进攻时，场上嘘声一片，我喃喃自语：“左路，分，传……”

“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滋味，我是深切地体会到了。旁边的小伙伴浑然不知我内心的抓扯，声嘶力竭地为两江队加油。我悄悄问了她一句：“你看得懂比赛吗？”她扭头看我一眼：“看不懂啊。我

是来看帅哥的啊。”然后转头继续挥动充气棒，大声呼喊。

外行看热闹，假球迷比真球迷更燃啊！

上半场结束，0比0。但两江队的整体水平比南岸队略胜一筹，再加上主场优势，我揪着一颗心，默默地为南岸队担忧。

年轻的啦啦队队员在场上活力四射地跳着舞，两江队的球迷们摇动着粉红色的旗帜，唱起了激昂的队歌。一滴滴冰冷的雨浇不灭一颗颗火热的心，这就是足球的魅力，速度、激情、燃烧的荷尔蒙，以及未知的精彩。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两江队加强了攻势，角球、任意球机会也多了起来。南岸队疲于防守，后防线出现了失误，让两江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全场球迷都站起来，狂呼“进一个，进一个”，我双手攥得紧紧的，心悬在半空，期待奇迹出现。

奇迹真的出现了，南岸队的守门员居然扑出了点球。这是全场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员，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多次果断出击，英勇扑救，让两江队攻势虽猛，却无功而返。

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85分钟，替补出场的两江队25号球员接队友的头球摆渡，右脚劲射破门。顿时，人浪一浪接过一浪，从东看台浪到西看台，粉红色的纸片被球迷使劲抛向空中，喇叭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冲向天空。

足球比赛如人生际遇，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像一场场足球比赛，在付出无数次的拼搏与努力后，并不一定有预期的结果。在通往目标的路上，洒过汗水、蹚过泥泞、与同频的人并肩同行，抵挡风雨，一起定义人生的意义，有输有赢、有失有得，宠辱不惊，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走出球场，雨势仍未减弱，我抬着头，任凭风雨扑面而来，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成功或失败，都只是经历。

走，看渝超。下一场，南岸见。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最喜欢的一个村段

□易懂

我又走在平整的田畴上，四面八方都是方向，但是我并不会因此迷失了方向——因为我走在下村的路上……

这是2025年夏天的情景。趁着这次单位机改，又有了选择岗位的机会，我选择回到田野之间，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轨迹，从城区一路向西，穿过中梁山脉，再向西、固执地向西，就到了一个叫陶家的地方。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像伸出的玉臂，将陶家、西彭、铜罐驿三镇揽进怀中。

穿镇而过的溪流名叫大溪河。小镇很安静，肯定没有杨家坪的巷子那么喧嚣。我来到一处院子里家访，我分明听见院子里隐约传来小儿的哭啼，院门左右贴了一副大红纸写就的春联：好入人门百事宜，今年不虑蚕麦迟。

一副春联挂到了夏天，大红色褪成了土红色。平常老觉得红色俗气，但是一到乡村，到处见到红色，才想起乡村的朴素与有趣，多少应该归功于这万点朱红。

我轻叩门扉，主人还以为我是来串门的半百小伙，殷勤捧出陶家特产的葡萄、桃子飨客。想起那一年我19岁，个高而清瘦，肤白而腼腆，穿一身肥肥大大的警服，说话细声细气，稚气未脱入户走访……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年过五旬的我，刚置身其间，抖落一身都市的尘埃，亲切地参与。紧接着抽身回来，写下这一串令人心悸的文字。而坡地上，庄稼正在妙曼地生长，一幅后现代派的油画在面前徐徐展开。

有水没有山，犹如人没了骨骼；有山没有水，又犹如人没了血脉。

而陶家是一个山水相依的地方。我常年穿行在城市钢筋水泥森林里，早就成为一个倦客，最盼望的就是这里的乐



谒张自忠将军墓

(外一首)

□石子

我来的时候，梅香都随将军去了
只有一杯黄土镇住岁月
阳光雨，模拟枣宜会战的烽火
在池塘上涨潮，淋不湿树荫
枪伤、弹伤、刀伤
八条血水的河，淹没一个夏天
浸泡一个民族
要命的那一粒子弹，一颗炮弹
还在时光里穿梭，呼啸
警醒墓前的松柏
脚印叠起路，目光垒出梅花山
我看见黄葛树虬根的矛，插进我心

在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

长江的花酒，八十多年
也冲洗不掉你深入骨髓的硝烟
蜻蜓演绎空战的故事
印尼华侨梁添成带来的芭蕉树上
还停靠着他的一个中队
他自己却在南山的坟中休整
准备继续出机
青砖灰瓦的营房墙上，我和郑少愚四目相对
这志航大队的王牌战鹰
起飞和降落的英姿
永远定格在江水奔流的底片里
透过百叶窗，陈纳德及其飞虎队
一直没有返航
如果我登上左岸的明月山和右岸的铜锣山
俯瞰广阳岛——
一颗日本零式飞机扔下的巨型炸弹
至今没有引爆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

毋念旧时

(外一首)

□胥淋译

西风削薄，河床袒露本真
屋檐下，燕巢抖落枯枝
风卷走燕子的呢喃，也带走
它们细长的影子
这多像被取消的约定
轻得，留不住痕迹
若人间相遇终有归途
又何需惦念旧时风景
月亮隐在晴空的背面
黄昏之后，又是一重黎明
顺流而行的日子里
无悲无喜亦无惧

去向

西风中，一棵树彻底交出
一生的果实
追着落日奔跑的人，在回声的尽头
收回了翅膀

河流奔腾不息，问前方在哪里
风漫无目的，问归宿是何方

河石回以沉默。山的静止
是另一种指引

时间的拐角，我们
成为自己的回答

(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协会员)

